

## 《桃花扇底看前朝》:那些历史上生动的人



西汉汉成帝建始年间,陕西关中地区一连下了四十多天雨,雨水所过之处,墙屋倒塌,田地淹没,道路泥泞,人们困在屋中不得出,这让人们不由得感到绝望。恰恰此时有人相传,还会有更大的雨,一传十,十传百,传着传着这句话就变成了“一日之内必有大水”。这句谣言还有不同的版本在流传,京城长安,百姓们恐慌至极,纷纷准备逃离关中,老弱因为跟不上人潮哀嚎遍地,场面非常混乱。大将军王凤听闻此谣言后,命令工匠赶紧准备大船,好在大水来时及时保护皇帝,并且召开紧急会议,让无法登船的大臣们,携家带口先往城墙上跑。大将军这番话,让谣言变成了灾难预警,于是恐慌更加严重了。

左将军王商对此却表示怀疑,他在朝堂上问大家,国泰民安的汉朝为什么会有这种灾难?而且水从哪里来?围绕长安的几条河流地势都低于长安,怎么会淹掉长安城?如果水从秦岭来,秦岭哪来那么多水?这些问题点醒了众人,汉成帝也反应过来这是谣言,当时就想抓来造谣的人问罪。但王商说,百姓现在正处于慌乱中,此时抓人更是乱上加乱。现在首先要让各级官员该干什么干什么,不要上城墙,不要慌张,只要官员们镇定自若,百姓自然也就平静了。汉成帝按照王商的对策照办后,果然逐渐平息了这次骚乱,待雨季一过,一切也就恢复正常了。

对谣言的处理有周厉王那种捂住人嘴的,有秦始皇那种株连杀光的,也有文中汉成帝大事化了的。这些故事多内化为古代王朝对于处理同样事情的实践经验,或成为后人茶余饭后的闲谈趣闻。历史可以不那么严肃,在我们熟知的兴亡更替的大框架中,历史还有另一番样貌。

作家许石林摘取了古代各种玩味有趣的历史小故事,并把它们汇编起来,成为一本类似《世说新语》的古代闲文轶事集,取名《桃花扇底看前朝》。书中的小故事在现实残酷的历史中,显得如此可爱并富有智慧。历史上那些小人物,也值得被书写。

宋朝有个人叫张咏,“水滴石穿”“不学无术”这两个成语均出自他。张咏其人文武兼备,又聪明能干,但性情暴躁。自以为文章漂亮,科举却名落孙山,他不是

沮丧也不是奋发图强,而是暴怒将儒生穿的衣服扯碎,然后上山学道去了。后来张咏到益州做官,地方有个小官也是读书人,张咏让地方官员间互相提意见,这个小官不愿意做。张咏就说,不做可以,等你退休了再说。这个小官也是暴脾气,退休就退休,随即写了辞职申请,其中还发了两句牢骚“秋光却似宦情薄,山色不如归兴浓。”张咏看过后不但没生气,还格外欢喜,跑去找到这个小官给他道歉,欣赏他的才华,用诚意把他挽留下来。张咏虽然毛病很多,但他却为人宽容,对于有真才实学的人格外热情,不会憋着给人穿小鞋。

张咏初到益州时,当地小吏按惯例刁难新来的官员,流水一样的官员和铁打的本地吏役本就不对等,吏役经常靠给官老爷下马威,来试探深浅。但这回撞枪口上了,张咏立马就教训了这个刁难人的老油条,给他戴上了枷锁。而这个老油条开始犯浑,死活不肯将枷锁摘下来,故意让张咏难堪,并跟众人说戴上容易,脱下来难。张咏的暴脾气容不下这个,当时就叫人把他按在地上,手持大刀,一刀一刀地砍枷锁,边砍边说:这有什么难的!这个举动不光吓惨了老油条,还镇住了小吏们,迅速掌握了主动权。

这样一个爱憎分明的人,在官场中很难不得罪人。张咏批评宰相后,宋真宗挡住了宰相对他的报复,看了他的诗文后,还赠给了他一柄极其精美的扇子,以此表示赞赏。皇帝的知人善任,也让臣子的本心得以保留。

作者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相信美好与善良,以趣闻轶事的戏谑方式从历史人物的小故事中去寻找智慧。那些言语、事迹,往往让人拍案叫绝,让人们体会古人世界中的真善美。

当然,以人物品评来歌颂传统美德,在著书立说的本意上就有说教味道。这点作者毫不掩饰,将他坚持的道德写在其中,真可谓“怀的是忧世之心,批的是歪风陋习。写的是崇古之文,评的是道德仁义”。

在笔者看来,这本书的最佳阅读方式就是用所谓“不严肃”的历史去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,即使一知半解,也能感受到还有如此多生动可爱的人在这个世界活过——这本身不就是一种治愈吗。

洪宇

经常有人引用张岱《陶庵梦忆》里的那句话,“人无癖不可与交”,但这句话常常被人们误读。实际上,张岱的这句话,后面才是重点:“人无癖不可与交,以其无深情也。”一个人,如果从来没有依恋过、痛悔过、深陷过,就没有深情可言,你永远也不可能在生命里的任何时段与之结为知己。

所谓知己,是要同悲同喜,以心相交的。

所以《红楼梦》里的人物,人们评价最不一的,就是宝钗。爱之者谓之冷静完美,宜室宜家;厌之者谓之伪善冷酷,没有温度。

其实在文学作品里,那些所谓完美的大善人,向来招人非议。

就像刘备、宋江,他们表现得越是完美无私,越是让人怀疑他们的伪善。

老子说:“天下皆知美之为美,斯恶矣;皆知善之为善,斯不善矣。”太完美、太理想化的人,会让人怀疑他的真实性和可信度。

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宝钗身上。作为十几岁的少女,宝钗却超人般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,近乎完美。然而正是因为她少有缺点,少有真性情的时刻,反而让人对她感觉疏离、陌生,甚至反感。

和宝钗相比,黛玉是诗人、文学家,她的烦恼多来自内心与世界的无声冲突。

而宝钗要操心的却是世间种种:经营生意、人命官司、人际纷争等。

宝钗出生于人丁单薄的皇商之家,父亲早逝,母亲无能,哥哥是只会闯祸的“薛大傻子”。

从懂事起,宝钗就背着沉重的负担。从她出场时薛蟠为了香菱打死冯渊,葫芦僧误判葫芦案,到后八十回里夏金桂大闹薛府,误食毒药而亡,宝钗时时要操心的,都是最琐碎、最难缠、最不堪的家务事。

她所见识的人生,远比宝玉、黛玉、探春他们所见

识的,要复杂、残酷、肮脏得多。

金钏之死一节,宝钗安慰王夫人的话向来为读者诟病,觉得她无情。但这就是宝钗的习惯性思维,对她而言,金钏之死是一件要处理的事情,就像被金桂折磨的香菱,她用带香菱走的方式来庇护一样,两种行为都无关当事人本身。她考虑事情从不是因为感情,而是因为解决问题需要如此。

宝钗的为人处世,就像宝玉所看《庄子》里的那句话:“巧者劳而智者忧,无能者无所求,饱食而遨游,泛若不系之舟。”

人世间,总是那些更聪明、更敏感、更有追求或是野心的人活得更劳累、更忧伤,那些自认有补天之才的人,更是会承担起很多也许本不属于他们的担子;才能平庸或是心性散淡的人,才有可能“饱食而遨游”,才能体会“泛若不系之舟”的随意和自由。

经历过丧父之痛、家世败落的宝钗,其实是悲观的。她为即将到来的荒凉命运做好了一切准备。她从来衣饰素淡,房间像雪洞一般,任何装饰玩物皆无,是因为她做好了繁华可能落尽的准备。当家族的颓势不可逆转时,她的准备让她能承受任何艰苦、不可预知的环境。

只是,即便在隐隐而来的命运面前,宝钗做好了所有的准备,但不贪恋繁华旧梦,不眷念友情、爱情,活着,又是多么了无生趣的事情。

所以宝玉对着“山中高士晶莹雪”,思念的却仍旧是“世外仙姝寂寞林”,因为,只有黛玉是和他同悲同喜,感受过爱与美,体味过生命中那些又寂寞又美好、又煎熬又甜蜜的种种深情的人。

繁华过后的凋落才格外悲凉,相聚过后的离散才格外让人惆怅。

聪明完美的宝钗,为命运做好了所有的准备,唯一没有料到的,却是人心。

江岸



越完美

越荒凉